



回忆我的父亲

吴珊珊

2019年，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，享年94岁。父亲的离去是我心中永远的痛，我常常会回忆起父亲的一生经历和他对我的教育影响。

父亲原名吴庆棠，参加革命工作后改名为吴健，出生在浙江的一个水乡古镇——南浔。南浔是富庶的江南古镇，几乎家家都开丝行，我家祖上也开过丝行。不过，在父亲出生前就已家道中落了，家里只有他守寡的祖母、母亲和四个孩子，父亲是最小的孩子。全家靠祖母在上海一所小学里做事为生，还需经常得到亲戚的接济，父亲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。

1937年，“八一三”淞沪会战爆发之后，南浔沦陷，家里的老宅被日本鬼子烧光，全家人避难乡间，那时父亲只有12岁，上小学临近毕业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父亲在他的宝康大哥（中共地下党员）引领下离家出走，参加了新四军，奔赴抗日战场。

父亲在抗日联合会做宣传和民运工作，在无锡一带做敌区工作，后来到江潮报社以及中共苏中三地委做会计管理、油印抄写发行等工作。1941年，父亲16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被派到淮南的抗大九分校学习，之后到淮南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做文书。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实际工作的锻炼，父亲在政治上日益成熟。

解放战争初期，父亲在新四军独一军第二师师部做政治指导员，后来由于耳疾转到地方工作。大部分时间是在银行工作，还在工厂担任过领导职务，在银行干校任教导主任、轮训班副主任，等等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，父亲由华东局组织部调到马列学院学习，他的工作和生活才稳定下来。

父亲没上过几年学，只有小学文化，后来在抗大九分校学习了近一年。他知道自己基础差，所以在马列学院学习的时候特别勤奋。毕业留校后他把每周六天的时间放在学习和工作上，只有到了星期日，才骑着自行车从马列学院回到工人体育场附近我们的家。这段距离就是现在坐公交车也需要至少一个半钟头，骑自行车需要的时间和体力就可想而知了。

也许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段经历，使父亲能够以充沛的精力投入工作，并且长期保持了身体的健康。

经过父亲不懈的努力奋斗，他在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中都取得了成果。2001年《现代资本主义研究——吴健文集》出版，可以说这是父亲一生勤奋治学的结晶，书中坚持马克思主义，提出了很多独到见解和有价值的学术观点。此外，父亲还有一些与人合作的著作，其中由父亲任副主编的《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》一书，获得“吴玉章奖金”世界经济学一等奖。

中央党校复校后，父亲一面坚持理论研究、一面进行教学，并在1981年开始带研究生。父亲深知自己工作的重要性 and 肩上的分量，对待工作始终兢兢业业、一丝不苟，即使在我母亲患病瘫痪的11年间，也从未懈怠。他带的8个研究生，个个优秀，毕业后在不同领域的领导岗位上担负着重要职责。

从通讯员、宣传员、文印员、部队指导员到银行出纳、工厂厂长，再到党校教师，父亲一生可谓经历丰富。无论做哪一项工作，他都踏踏实实、勤勉努力。1993年，父亲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。2011年6月，父亲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聘任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顾问。

父亲从一个破落丝商的儿子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，他的一生始终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。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，父亲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
1993年12月父亲离休后，仍然笔耕不辍，经常参加各种学术研讨，发表文章，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发展，思考着发展中遇到的问题，并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写下来。直到2017年5月，由于一次患病服药不慎，强烈的副作用伤及大脑才停笔。父亲一直想把离休20多年来所写的文章集结成书，对自己的学术研究进行一个整理和总结。于是，我们自己出资，为父亲出版了《离而半休 终身治学——吴健文集2》一书，满足了老爸的愿望。

父亲性格温和，待人真诚、友善、宽厚，他的一生也基本都是在做文职工作，人看上去和“武”字无缘。但在抗大九分校学习的时候，他参加过一次战斗。那次战斗被称为“苏南反顽战役”。1943年4月12日战斗开始，打了三天三夜，西线阻击战打得尤为惨烈，抗大九分校坚守的阵地遭到国民党顽军主力的猛烈攻击。当时抗大九分校从苏中转到苏南办学，对外称十六旅特务团，虽有1200余人，但武器装备很差。在这次战斗中，父亲所在连队的教导员、正副营长、正副连长以及半个班的战友都牺牲了。战斗结束的时候，父亲所在团伤亡了100多人。晚上宿营时，父亲打开他的背包，竟在里面发现一个子弹头，幸运的是他没有受伤。父亲是部队后卫连中后卫班的战士，一般走在部队的最后。后卫班还有一个任务，就是在行军路上做标记，为后续部队导航。父亲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，面对枪林弹雨、面对死亡，他没有退缩，而是奋勇向前。父亲从来没有忘记过他的战友们。2005年，他回到了铜山，站在高高矗立的“苏南反顽战役阵亡将士纪念馆”下，缅怀那些牺牲的战友们。

父辈的流血牺牲、艰苦奋斗将被永远铭记，让我们把父辈的信仰、担当和他们坚强勇敢、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融入血脉、根植心中，用实际行动续写好父辈的光荣与梦想，守护好父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和平环境。

（作者系原中央党校图书馆副研究馆员）

焦裕禄在哈工大的求学经历

贾关青



焦裕禄在洛矿

1954年8月5日，焦裕禄被派往哈工大学习焊接工艺学专业（图表）。

等5名同志被选派到哈工大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哈工大以“工程师的摇篮”享誉全国。除了进行全日制大学教育以外，哈工大还肩负着为全国培养在职工农干部的重要任务。20世纪50年代初，国家决定创办工农速成中学，招收优秀的工农干部及工人，施以中等程度的文化教育，使其能升入高等学校继续深造，为新中国培养高级建设人才，哈工大附属工农中学就是一所这样的学校。工农速成中学自1950年创办到1954年，全国共建校87所，招生6.4万余名，对提高工农干部文化水平，培养国家建设人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。1954年8月，焦裕禄怀着对大学生活的渴望和建设国家的热情，来到了这里。

当时，按照哈工大的教学安排，焦裕禄等人先在哈工大附属工农中学短期学习，完成中学课程达到高中文化程度后，才能到哈工大学习大学课程。为此，学校还专门为他们制订了学习计划，并特派教师进行辅导。焦裕禄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，每天早上都是最早来到学校，提前预习课本。在课堂上，他坚持认真听讲、不懂就问，几乎把教师的授课内容重新抄写了一遍。下课后，他要把所有的作业都完成了才休息，经常学习到深夜。有时因为一个数学公式没有搞明白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就打着电筒继续钻研。尽管如此，由于底子太薄，焦裕禄在考试的时候还是挂了科，他十分懊恼，责怪自己还不够努力，请求老师再给他一次补考机会。别人劝他能学多少算多少，尽力了就可以了，但他认准的事情十头牛也拉不回来。他的倔强和执着感动了老师，不仅给了他一次补考机会，还专门为他开了小灶，帮助他学习。在随后的补考中，焦裕禄顺利通过了考试。就这样刻苦学习了几个月，焦裕禄的数理化水平提高得很快，不仅赶上了原来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，还因为表现突出被评为优秀学员。学校也认为他们的学习成绩基本合格了，可以进入大学学习。

繁重的学习之余，焦裕禄还不忘加强自我革命教育。有一个周末，他提出去秋林公园，到了公园便去参观东北烈士纪念馆。参观时，赵一曼、杨靖宇、李兆麟等抗日英烈的事迹深深地触动了，在烈士们的塑像前他深深地鞠躬，表达自己的敬仰和缅怀之情。虽然在洛矿的时候他就在厂里的组织下看过电影《赵一曼》，对赵一曼的事迹有一定的了解，但参观过程中赵一曼忠于革命、忠于人民的精神还是深深地震撼了他，更加坚定了他投身工业，建设伟大祖国的信心。

回到宿舍，焦裕禄讲述了自己小时候的苦难。在家乡时，他被日寇抓到东北抚顺大山坑煤矿当劳工，监工头让他们脱光衣服下井背煤。背一天煤不让吃饱只给一点稀饭喝，并经常进行殴打和侮辱。从那时起，他就下定决心要当八路打鬼子。听了他的讲述，一起的同志们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，决心学好本领早日把国家的工业建设搞上去，再也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。

然而，正当焦裕禄等人准备进一步学习时，洛矿投产计划提前，上级要求他们回去投入工作。这个决定让他们这几个渴望读大学的年轻人很失落。焦裕禄以大局为重，不厌其烦地给大家做回厂的思想工作。他说，我们是组织派来的，组织上决定我们回去，我们必须得回去。他还说，我们在预科班系统地学到的知识，总有用得上的时候，现在厂里让我们回去是承接更大的任务，这说明我们已经是骨干了。

就这样，1955年3月焦裕禄离开哈工大返回洛矿。尽管他在哈工大求学的时光不长，但哈工大“规格严格，功夫到家”的校训和对工程人才的培养模式，以及科学求实的精神态度、精益求精的作风一直影响着。在此后的岁月里，他始终坚持改革创新、奋发作为，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把自己的青春和才华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，不仅在洛矿攻坚克难成功主持研制出新中国第一台大型卷扬机，为国家的工业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，而且在兰考带领全县人民积极与“三害”作斗争，用自己的奋斗、担当铸就了永恒的精神。

焦裕禄在哈工大刻苦学习的精神也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代哈工人。在哈工大博物馆里，专门设置了焦裕禄陈列区。虽然焦裕禄在哈工大的学习只有半年多时间，没有留下与他有关的入学通知书、结业成绩单及其他有关情况的资料，唯一能找到的是他被评为优秀学员的资料，但是2006年哈工大博物馆建馆时，学校找到了部分曾经和他一起学习的同学，让他们回忆与焦裕禄共同生活学习的经历，并派专人到兰考县搜集一些焦裕禄的先进事迹和遗物。展柜里有两张照片，是焦裕禄当时穿过的衣服和鞋子，上面“千疮百孔”，打满了补丁；还有一份他当时的手稿，工整地记载着当年的工作报告。多年来，哈工大的新生入学、学生入党时，都会来参观博物馆，观看焦裕禄的纪录片，通过这种形式让焦裕禄精神代代传承。

红色记忆

别有意韵在天平

李晓巧



天平山被誉为“吴中第一山”，在苏州城西二十里，北宋时期宋仁宗将此山赐给名臣范仲淹，所以又名“赐山”，山上建有范祠（范仲淹的祠堂）。《吴郡志》中写道“此山在吴中最为峭峰高耸，一峰端正特立”，山上有“清泉、奇石、红枫”，自古以来闻名遐迩。二十多年前我在苏州上学，行迹遍及姑苏，而对天平山的印象最是深刻。

山，起之于平地，自有其卓然灵秀之处，在这吴中胜地能独出一峰巍然屹立者，更应该是妙地灵山了。水贵有韵，山贵有意。水乡之山，乃是二美兼具——天平山就是这样，既有奇崖怪石，峭峰陡壁，也有脉脉的甘泉灵水，让人觉得这样的山永远是意韵飘逸，永远是生机勃勃物。唐代以来，天平山便是江南久负盛名的美景之地。

我去天平山，一次是春天，一次在秋天。春天让我看到了它的青眉妙目，迎春的花儿开得轻巧明丽，总像是对着人浅浅地笑。千株古木挑新绿，几点麻雀呼早春。那些鸟儿，它们就那样欢快地在范祠的牌坊周遭，啁啾啾啾，忽而看人，忽而晃动尖利的小嘴在草际觅食，忽然，“啾——”的一下，风卷旗子般地飞上了树，歌在近旁的古枫上，宛如朵朵会动的花。顺着仰观它们的视线，我看到了湛蓝的天空，也看到了范祠旁边高峻魁伟的牌坊上雕刻的大字——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

秋天的天平山，“枫”情万种，红动山谷。天平山的枫树栽植很有特色，古树与新树交杂相融，所以，在赏枫的佳季，眼前的“枫”景是高低错落、深浅不一的，于这层次迭现中，让人感悟老秋之况味！更有奇者，据住在天平山附近的一位同学介绍：有一种枫树，叫“五彩枫”，同一棵树，大小枝叶上却呈现出嫩黄、橙红、赭红、血牙红、深红等好几种颜色——正如同“龙生九子，子子不同”。我们跟着去寻找，果然就找到了，它像极了秋风猎猎中的一面多彩旗帜，或者是一幅冲击视觉的斑斓图画，美艳欲滴——“风翻火焰欲烧人”，借用这诗句来形容，真是毫不为过！记得那时的天平山“红枫节”也是精彩纷呈，金风送爽之时登天平山，既可以赏红枫、观民俗，还可以品尝精美甜香的吴中小吃，真是绝美的选择。

头露出水面，它们如白云朵朵，与倒映池中的碧空白云，相映成趣。白居易情动于中，脱口咏道：“天平山上白云泉，云自无心水自闲，何必奔冲山下去，更添波浪向人间！”这就是白云泉的来历，那时的我，便深爱此诗句活泼清通，而今喜读史书，才更加体味白居易的深意。虽然白居易的人生跌宕起伏，但是他始终怀抱着安心做事、坦荡处世的赤子情怀。

两登天平山，范祠都是必到之地。那时，我们学校在苏州城里平江区范义庄附近。“范义庄”是范仲淹以苏州灵芝坊祖宅创立的范氏义庄，并购置义田用作宗族公产，以周济族人，并附设义学供族人子弟免费入学。在风景如画的天平山能见到范氏宗祠，大家感到格外亲切，于是两次登山都前来拜谒。祠堂并不大，门前

的牌坊上镌刻的那四个大字，让人百读不厌，惕然警醒。不远处的高义园牌坊，乃清代乾隆皇帝南巡时，因感佩于范仲淹的操守而在山麓所赐建，两百多年过去了，依旧肃穆静立在林中。

如今回想天平山，幽美中不乏刚峻、刚峻中亦有温情，山麓范祠蕴涵着的忠烈厚重、勇毅担当，山涧白云泉流溢出的经世济时、卓然通透，交相辉映，让人感悟到一种别样厚重的人生意韵。

